

传媒新浪潮研究丛书

想象

Xiang Xiang
Cheng Shi

Gai Gei Kai Fang 30 Nian Lai Da Zhong Mei Jie De

城市

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

“城市叙事”的

— CHENG SHI XU SHI —

曾一果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想象 城市

Xiang Xiang
Cheng Shi

Gai Gei Kai Fang 30 Nian Lai Da Zhong Mei Jie De

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

“城市叙事”

CHENG SHI XU SHI

-果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想象城市：改革开放 30 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 / 曾一果.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9
(传媒新浪潮研究丛书)
ISBN 978-7-5068-2519-1

I . ①想… II . ①曾… III . ①大众传播—传播媒介—关系—城市建设—研究—中国 IV . ①G206.3②F29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72046号

责任编辑 / 安玉霞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 胡 玥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97号（邮编：100073）

电话：(010)52257143（总编室） (010)52257153（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5.5

字 数 / 211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摘要

这本书探讨的主要对象和范围是改革开放以后大众媒介与城市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迅速发展，新闻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影等大众媒介开始繁荣起来。反过来，新闻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影的发展，也推动了城市文化的发展。这些大众传媒还对城市展开了丰富的叙述、想象和建构。本书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文化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等理论，结合不同的媒介文本，对改革开放之后，大众传媒与城市的复杂关系进行深入地分析和探讨。本书一共包括五章，第一章是引论部分，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

第一章主要考察社会变迁、大众传媒与城市文化的关系，这部分强调大众传媒与城市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社会变迁和城市文化的发展，催生了大众传媒，另一方面，大众传媒又通过城市文化，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和城市变迁。

第二章主要论述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大众传媒对于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论述。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而这些也深刻地表现在大众传媒上，城市和乡村的话题经常是新闻报纸、杂志、电视和电影的主题，这部分主要探讨大众传媒在不同时期如何表述城市和乡村关系。

第三章主要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考察在都市文化环境下，大众媒体如何开展城市公共话题和日常生活话题的讨论，建构公众对于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空间的认知。

第四章主要讨论大众媒介对于城市的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全球化与本土化是近年来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大众传媒对这一议题也展开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这在报纸、电视和新闻杂志等媒体中，主要表现为媒体的“全球想象”和“本土重构”，以及这两者之间产生的深层冲突，这部分讨论了大众传媒如何展开“全球想象”，如何再造传统，重建“本土传统”。



想象城市：

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

第五章讨论了地域文化与城市想象之间的关系。许多媒体都有很强的地域性，即使一些全国性的媒体，也会对不同城市进行不同的媒介叙述、建构和想象。这部分主要讨论媒体对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国最重要城市的媒介叙述和建构。

本书结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以新闻报纸、电视剧、广告、电影和网络新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得到了迅速发展。同时，大众传媒亦对城市进行了深入叙述、建构，展开多元化的“城市想象”，而且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城市想象”也会越来越丰富多样。



Abstract

This book mainly talk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cities and the mass medi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mass media such as newspapers, magazines, TV and films have gradually prospered. Through narration,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newspapers, magazines, TV and films has in turn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The book penetrates into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ss media and cities by practising theories of sociology, history, cultural studies and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by combining various media. This book is composed of fiv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is book, and the following four chapters are the essence.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hanges, the mass media and the urban culture. It stres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mass media and urban culture. On one hand, social chang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culture have hastened the birth of mass media; on the other hand, mass media gives a profound reflection of the social and urban changes through urban culture.

The second chapter i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es and villag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s been a key aspect in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and a constant focus of newspapers, magazines, TV and films. In this part the mass media provides a clear framework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ities and villages.

Chapter Three mainly investigates how mass media carries out discussion on urban public topics and everyday life topics in metropolitan cultural environment,



meanwhile constructs the public's cognition on public space and daily life space.

Chapter Four emphasizes the influence of the mass media on urba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remain a tough issue in urban development, stimulating the media's profound discussi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a grave conflict between “global imagination” and “local reconstruction”.

Chapter Five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ional culture and urban imagination. Numerous media features marked locality. Even some national media will conduct respective narration, imagina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different cities. This section mainly discusses the media nar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Beijing and Shanghai, the two most important cities in China.

Conclus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mass media, with newspapers, TV, ads, films and new media (network) as the representative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the meantime, mass media has also carried out penetrating narration and construction on urban areas, as well as diverse “urban imagination”. With the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urban imagination” through mass media will exhibit more and more diversity.



导言

本书意在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大众媒介与城市的关系。本书用了“想象”一词来讨论大众传媒与城市的关系，这个词语并不是本文的独创，已有很多研究者在讨论媒介与城市关系时，使用了这个词语。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的题目就是《想象城市的方式》，孙绍谊的一本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电影和广告的图书也用《想象的城市——文学、电影和视觉上海》。作为书名，张英进、李欧梵等人的著作也都经常出现“都市想象”一词。李欧梵等人用“想象”来讨论都市问题，主要是受了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影响，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国家这些概念，有时并不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而是通过印刷媒介想象出来的“共同体”，“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1]。在《上海摩登》中，李欧梵便以安德森的理论，探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上海的文学、电影和广告是如何共同建构一个“摩登都会”形象的。

在这里，“想象”不仅是指思维的自由发散，更是一种对事物的认识、叙述和建构。想象并不意味着所想象的城市不真实。意识世界里的城市和现实城市一样真实，甚至意识世界的城市更真实，它经常会把现实世界未曾显现的一面展现出来。想象城市实际上包含了意识对现实城市的一种重新叙述、把握和建构，“想象”城市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建构过程。我们在这里之所以也用“想象”一词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大众媒介与城市的关系，是因为本文认为大众传媒并不是城市的简单产物，大众传媒与城市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催生了各种各样的大众传媒；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在叙述、想象和建构某种“城市形象”。有时

[1] [美国]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想象城市：

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

是大众传媒主动设置议题对城市进行想象，有时是公众借助媒介表达对城市的一种理解和观念。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样的现象，城市有时会被大众传媒想象成一个“邪恶的世界”，有时却又被赋予一种“文明的象征”，这都是不同时期媒体对于城市的不同认识和想象。

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的想象是复杂多样的，并且在不同时期，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的想象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改革开放初期的大众媒介往往很关注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报纸、新闻、电视、电视剧和广告都经常对城市或者对乡村展开想象，而这些大众媒介关于城市和乡村关系的叙述、建构和想象，有时特别有意思，因为这些叙述、建构和想象实际上反映了大多数公众对于城市和乡村的认识；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不少大众传媒很注意对城市公共空间和城市日常生活的关注；而在全球化时代，大众传媒往往又铺天盖地展开“全球想象”，并在全球化想象过程中，往往又会出现一种怀念城市传统的风潮。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媒介现象。总之，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的叙述、想象和建构日益丰富多彩，并且随着城市的发展显得越来越多元化。

本文拟对改革开放以来大众传媒与城市的关系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考察大众传媒是如何叙述和描绘城市和乡村关系，大众传媒又是如何建构城市公共空间或讨论城市日常议题，大众传媒如何展开“全球想象”，又是如何“再造传统”。还有大众传媒对上海、北京这些处于不同地域的城市，又是展开怎样的想象等媒介议题。

本文之所以热衷于考察大众传媒与城市的复杂关系，是因为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的不同理解和想象，本身反映了人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的不同认识。上海的一份杂志曾对新时期以来大量的“上海想象”这样解释：“我们选择‘上海’，乃是因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上海’已经不再是，或者说，不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域名。它更多的成为一个符号，它的昨天和今天，它的起起落落，它的悲剧和喜剧，无不昭示着中国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1]这说明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的多元化想象，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于现代化的复杂感受，因而大众传媒的这些城市想象，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现代化的图像。

[1] 《心事浩茫连广宇——编者的话》，《上海文学》，2001年11期。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 章 社会变迁与大众媒介的“城市想象”

第一节 社会变迁、大众媒介与城市文化 // 2

第二节 现代化运动与新时期城市文化的兴起 // 16

第三节 研究现状与“城市想象”研究视角的提出 // 32

第二 章 社会转型与媒介叙事中的“城乡关系”

第一节 社会变迁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 // 44

第二节 伟大的变化与现代化的追踪 // 48

第三节 媒介影像中的“城乡冲突” // 58

第四节 文化寻根与影像怀旧 // 71

第五节 重建乡村之路的“媒体争论” // 81

第三 章 大众传媒与城市公共领域的建构

第一节 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大众报纸的“城市话题” // 88

第二节 “杂志热”与城市杂志的“城市叙事” // 102

第三节 当代大陆电视市民剧的“城市故事” // 114

第四 章 全球化语境下大众媒介的“城市镜像”

第一节 全球化、地方化与民族化 // 128

第二节 城市化进程中媒介的“全球想象” // 135



想象城市：

改革开放30年来大众媒介的“城市叙事”

第三节 全球化的反思与重建“失落的传统” // 146

第四节 全球化、都市消费与“城市怀旧” // 163

第五章 空间、地域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城市想象”

第一节 都市空间与大众媒介的“城市想象” // 182

第二节 空间的再生产与身份认同 // 189

第三节 乡土北京与现代北京的碰撞

——关于“北京形象”的媒介建构 // 199

第四节 现代性的渴望——媒介叙事中的“上海形象” // 212

结语 // 229

参考文献 // 231

后记 // 235

第一章

社会变迁与大众媒介的“城市想象”

在一个日益模糊与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大众媒介来寻找并试图发现自我。而且，大众媒介本身的传播也背道而驰：说服性的大众媒介不断消解着政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藉此来增加人们对它的依赖。同时，大众媒介也将一个机械的公共空间带入了私人领域。在生存世界的裂缝中，为了获取概念、英雄人物的形象、信息、情感诉求、公共价值的认同以及通常的符号，甚至语言，人们发现自己已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众媒介。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无时无刻不在为人们编织着信仰、价值和集体认同——通过其颇具说服性的美德、平易近人的亲和力和位居中心的象征力量。它们对这个世界做出各种解释并宣称事实何以为事实，而当这些宣称受到怀疑和指责时，它们又会用同样的宣称来压制积极的立场。简而言之，大众媒介已经成为支配意识形态的核心体系。

——托德·吉特林



第一节 社会变迁、大众媒介与城市文化

这一节主要研究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大众媒介与城市文化之间的关系。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城市文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首先，文化和艺术起源于城市。辉煌的古代希腊文化基本上是以雅典城为主体的城市文明，这种城市文明一直贯穿在西方历史中。所以，马克斯·韦伯说：“古代西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基本上是城市文明。城邦是政治生活及文学艺术的中心。同样，至少在古代早期，经济是由我们今日所谓‘城市经济’为主形成的。”^[1]康德在谈到西方文化起源的时候也说，人类为了谋生，不得不聚集到一起，以便抵抗游牧民族，而这样就逐渐产生城市，产生了文化和艺术行为。^[2]马克思、恩格斯、涂尔干、齐美尔等社会学家，也都把西方文明的本质看作是城市文明，他们认为正是在城市文明的基础上，政党、宗教、艺术、乃至国家才得以形成。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甚至认为农村是没有文化与艺术的，人类文明只产生在城市里，他说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民族、国家、政治、宗教、各种艺术以及各种科学都以人类的一种重要现象——市镇为基础。”^[3]当然，斯宾格勒的话说得有点绝对，乡村也有乡村的文化形态，但至少说明城市对于文明与文化具有更重要的文化价值。

马克斯·韦伯在谈到古代希腊文明时说，古典的西方文明就是城市文明，古代希腊文化的高度繁荣发达归功于城市，但古典西方文明最后衰落了，这些城市最终都变成了乡村，到中世纪时，“城市本身已经消失。说来或许难以相信，加洛林时代的行政词汇中根本都没有‘城市’这个词。文明的中心乃是领主庄园，因为这些庄园养活了修道院。庄园领主们就是政治领袖，最大的领主就是国王——一个终其一生一个大字不识的乡

[1] [德国]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卜永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页。

[2] [德国]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5月版，第72页。

[3] [德国] 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00页。



巴佬。国王在各地有其城堡，但绝无他自己的首府。作为君王，他靠周游各地来维持供养，周游比现代君王远得多。”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念，西方古典文化随着城市的衰落而衰落了。随着西方古典文明的衰落，罗马文学变得乏善可陈，罗马的法学则与其各个学派一起退化，而辉煌的希腊罗马诗歌也几已绝种，历史编纂则一片凋零，甚至连铭文都很难见到。每一种文明的衰落都会引起有识之士的感慨。与后来许多批判城市文明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不同的是，韦伯对于西方古典城市文化的衰落深感悲伤，他把古典城市文明的衰落看作是一个历史悲剧，面对西方古典城市文明的衰落，韦伯发出了这样的叹息：

回首加洛林时代，我们不免感到古典西方的文化成就已全盘丧失。正如商业和古代城市的大理石雕塑都已消失一样，古代城市所有的知性成就和价值都已沉入黑暗之中：古人的艺术、文学、科学以及他们的商法。与此同时，在地主和领主们的庄园上，中古的民谣则还远未诞生。

面对这样一种景象，谁不感到悲从心来？一个伟大的文明眼看就达其至善至美的境地，却因物质基础的丧失而枯萎！然而，这一浩瀚的历史过程究竟意味着什么？^[1]

韦伯的感慨和描述，让人仿佛站在了一个古老城市文化的遗址前，那里曾经有着辉煌的艺术，雕刻、建筑、神像、庙宇，各种各样的艺术和文化繁荣发达。但是伟大的古代文化随着城市的消失而烟消云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悲剧。

中国古代社会向来被许多学者认为是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社会形态，但对此韦伯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史前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城池的国家，甚至他还认为：“19世纪后叶的彻底征服苗族（1872年）也打上了强制城市化，即集体迁入城市的烙印，同公元3世纪以前古罗马的做法如出一辙。后果是，中国行政的税收政策明显地损乡益城。”^[2]

[1] [德国] 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卜永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1页。

[2] [德国]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6页。

其次，现代文化与城市关系更加密切。前面提到，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古典文明基本上是城市文明，而西方现代文化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中世纪时欧洲城市化发展比较缓慢，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是欧洲城市化发展比较快的时期，但在14世纪时，欧洲爆发了大饥荒和瘟疫，城市化又倒退了。^[1]直到16世纪之后，西方的城市文明又开始以韦伯所说的“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获得了再生，这就是贯穿整个西方，乃至全球的一场名叫“现代化”或者说“工业化”运动。何谓“现代化”？这本身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但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和英国著名社会安东尼·吉登斯都认为，无论如何，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祸是福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2]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概念是近代社会学家按照线性历史观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模式所作的区分，马克斯·韦伯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滕尼斯的“机械社会”和“有机社会”，莱德弗尔德的“民俗社会”和“都市社会”，虽然名称各不相同，但意思都差不多，大体是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为界限，把整个社会划分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大形态。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有什么区别呢？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侧重于从政治层面上理解，有的侧重于经济层面，有的侧重于社会层面，也有的侧重于文化层面。但总的来说，传统社会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而现代社会则是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就是从以农业文明为主的社会形态，向以工业文明为主的社会形态过渡，这个历史过渡是漫长的，也是复杂的，牵涉到很多方面。“现代化”的过程包涵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互动过程。政治层面：世袭的皇权和宗教权逐渐式微或消失，现代民族国家纷纷涌现。经济层面：建立了以市场交换为主的经济形式，生产和消费都必须依赖货

[1] 保罗·霍亨伯格、林·霍伦·利兹：《透视城市化》，唐娜译，孙逊主编：《都市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7页。

[2] [美国]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而才能完成。社会层面：传统的宗族和家庭制度解体，人与人之间以工厂、企业为单位建立了新的分工合作关系。文化层面：传统的宗教观念衰落，理性的和世俗的文化兴起，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现代化是一个社会日渐分化的合理化过程。

许多学者都指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现代化的一个主要过程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现代化是农村不断消失、城市数量不断增加的过程。而在这个转移过程中，整个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00年世界人口只有3%生活在城市中，1900年则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6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里。^[1]随着社会的变迁，伴随着城市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城市文化开始繁荣起来。美国的文化社会学家约翰·R·霍尔曾认真地考察了现代城市文化的起源，他认为：“资本主义贸易涉及到利润，这些利润落入到实业家与国家的手中。随着资本活动的扩张，更多的钱落入到普通人手中。这些变迁改变了文化产品的经济或‘物质’基础。”社会变迁改变了传统文化的形式，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无论是民间的大众文化，还是上层的精英文化，在这种城市和社会变迁过程中都得到了发展。按照约翰·R·霍尔的观念，到16世纪时，受到市场过程的变化与混合的影响，民间文化与精英文化都成为“文化的混合物”：^[2]

在新出现的富裕的企业中，新类型的精英文化也开始出现。在“艺术”中出现的宗教主题被新的物质客体所代替，“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开始成为评判和收集艺术品的基础。这样就出现了能够自由地在艺术创作中探索自己的美学追求的个体艺术家，他们为艺术市场而不是某个赞助人而创作（豪泽，1982年，第280~282页）。新富者也确实想证实自己的地位和获得自我尊重。于是他们延续了宗教赞助人的制度，又对宫廷赞助进行了改造，委托艺术家

[1] 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序》，《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3月版，第1页。

[2] [美国] 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红、徐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8页。



为他们自己和其家庭成员作画。但与宗教和宫廷生活相反，新出现的资产阶级企业家和其他新富者发展出了现世主义的和城市生活特有的趣味，到16世纪时，油画中开始出现了希腊神话、自然风景和社会生活场面等题材。^[1]

约翰·R·霍尔指出传统的民间文化如哑剧、巫术也都在城市和市场的发展过程中转变为现代大众文化。例如哑剧本来是在集市与市场中表演，表演结合了娱乐、医药、音乐，并传播“灵丹妙药”，可以说已是活广告的一种。它代表了萨满、仪式和娱乐的商业转向，而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它仍以不同的方式残存于今天的马戏、电视剧、展览与回忆，以及广告中。^[2]他认为现代社会的各种文化形式，都可以在中世纪的城市集市中找到源头：“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就是被带进城市里的传统文化，只是城市居民修改了它的形式以适应新的环境。这样，节日和贸易集会的文化——这些都是小传统中重要的部分——进入了城市，就已表现出了差异。民间文化的象征被融入城市社会分层模式中，同时城市居民的大众阶级参与到了新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中去。手工业行会就是表明小传统重新绘制为大众文化的一个有趣的例子。”^[3]

当然，约翰·R·霍尔也指出，这只是表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关系，并不意味着在现代大众传媒发展之前，现代城市文化已得到充分发展。不过，这说明了社会变迁与城市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正是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了新的“城市文化”。

尽管如约翰·R·霍尔所指出的那样，许多民间文化在城市和商业发展过程中，转变为新的大众文化。但总体而言，以城市为代表的文化与以乡村为代表的文化之间还是构成了严重的对立。乡村社会被看成是有道德的、机械团结的共同社会，而城市社会被看成是无道德的

[1] [美国] 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红、徐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9页。

[2] [美国] 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红、徐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36页。

[3] [美国] 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红、徐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25页。